

## 唱戏——漳湖旧事系列之十四 椿樵

父亲当生产队长的时候，曾经为丰富队里的文化生活办过两件大事。第一件是请电影放映员来放露天电影，但这事最终没有办成。当时，用于拉扯银幕的柱子都埋好了，影片名也预告了，叫《神秘的大佛》。结果，也许是因为预报夜里有大雨，也许是因为放映机坏了，两位放映员小曹和小焦并没有来，白跑路的“战斗英雄”倒是来了不少。第二件是请黄梅戏班来唱大戏，请的是全县最好的民间戏班之一，三门楼戏班。当时，临时戏台就搭建在我家门前的稻场上，戏班在那里连唱了四天四夜。

我的家乡安庆地区是有名的戏曲之乡。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安徽省省会，安庆是徽剧和黄梅戏发展壮大的最重要地区。有着“徽班领袖”与“京剧之父”之称的程长庚，便来自安庆潜山。自四大徽班进京后，徽剧就没落了，最后衍变成了京剧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清朝皇室手下留情，没有召集黄梅戏班进京。于是，我们草民的戏台上，就飘荡着柔美动听、传唱不衰的黄梅调。

记忆中的唱大戏，多数是在秋收冬藏之后和正月新春期间，其中又以元宵节前后为最频繁，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相邻几个村子同时唱大戏的情况，令观众应接不暇。新春期间，民间戏班基本上都忙不过来，于是新的戏班接二连三地诞生。我能记得住的几个戏班分别有：三门楼戏班、苏龙戏班、林波老屋戏班、日星桥戏班、规模村八队戏班。民间戏班为丰富乡村文化生活，普及黄梅戏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直到现在，家乡无论男女老少，人人都会哼唱几句黄梅调；不少戏唱得比较好的姑娘，过去还曾经随同会拉胡琴的亲友，走村串巷地卖唱。

在还没有通电的年代，每逢唱大戏，露天戏台便成了乡村夜晚的中心。当夜色像墨水一样，染黑了道路、树木、屋宇以及河流，戏台就显得格外炫目。几盏汽灯高高地挂在戏台上，将白色的强光射向四面八方，映亮了形形色色的面孔，也照出了一幅极具时代特色的乡村民俗生活图。我和我的父老乡亲，都曾在这幅图的组成部分。在图景之中，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，各有不同的表现，譬如，少年儿童看的纯粹是热闹，来到戏场，主要是为了买吃的，或爬戏台，或学戏台上的戏生对打。青年人看的是情趣，姑娘们多数想从戏台上上学唱腔、唱段，小伙子们则喜欢挤到漂亮姑娘旁边，或挑逗，或培养爱情，或伺机搅浑水揩油。中老年人既看故事也欣赏唱腔，这部分人才是真正的戏迷。在戏场外圈，则活跃着各种小贩，有油炸条麻花的，有卖甘蔗的，卖大椒糖的，卖荸荠的。看戏看到高潮时，往往会出现“涌台”现象，一些恶作剧的男青年推动着挤成一团的观众，像潮水一般往戏台方向涌。这样做很容易伤伤人，或导致踩踏事故，甚至挤垮戏台。我记得日星村就发生过垮台现象，不少人因此受伤，演出不得不终止。

## 慈湖书院

“书院”这个名字始于唐朝，原是修书、校书、藏书之处，后来逐步演变成读书人讲学读书、准备科举应考之地。望江历史上记载的最早书院为唐代建于香茗山的莲花书院。宋、元两代因战乱原因，缺少书院资料记载，当时慈湖畷的慈湖书院在安庆都较为著名。慈湖书院是王幼学晚年私人讲学的地方。

王幼学（1275～1368），字行卿，别号慈湖，太慈镇桃岭人。他生不逢时，1279年南宋被元灭亡时他才五岁，被元兵俘掠至河南洛阳，为一陈姓人家收为义子。王幼学天资聪敏，勤奋好学，博览陈家藏书，学业大进。元大德三年（1299），他得到一本南宋朱熹所撰《通鉴纲目》，用了二十年的时间，七易文稿，将这本巨著全部加以引喻释义，于仁宗延佑五年（1318）编纂成59卷的《通鉴纲目集览》，泰定元年（1324）刊印出书，盛行于世。因为他才华出众，多次被大臣推荐到朝中为官，都被加以拒绝，只潜心钻研理学和史学，被誉为元代八大名儒之一。

## 戏班表演的剧目或唱段也很接地气。比如，《打猎草》、《夫妻观灯》、《王小六打豆腐》，富有乡村生活气息；《天仙配》、《女附马》、《五女拜寿》、《小辞店》等，则是讽刺封建礼教，崇尚婚姻与爱情自由的。戏班表演的一些剧目，大多数改编自电影，严凤英、王少舫、吴琼、马兰、黄新德、韩再芬等这些黄梅戏表演艺术家，则是戏班演员们的偶像。当然，也曾经是我的偶像。就像作梦一般，许多年后的一个岁末，我参加安徽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举办的迎春团拜会，竟戏剧性地见到了少年时的偶像吴琼。吴琼现场为大家演唱了一首黄梅歌《对花》，令我的思绪瞬间穿越到童年打猪草的那段光景。

作为乡村最隆重的民俗文化项目，唱大戏既是农民庆祝丰收的一种表达形式，也包含驱邪消灾的朴素愿望。凡是花钱请戏班的生产队或者家庭，至少都会安排四本戏，每天唱两本，分为下午场和夜场。演出进行到最后一个晚上时，都会增加一个“舞秧”仪式。“舞秧”便是驱除妖魔鬼怪的意思，戏班将村里一部分年轻人化妆成鬼怪，将另一部年轻人化妆成“王朝、马汉”等兵将，然后大家都穿上戏服，让“鬼怪”绕村乱跑，“兵将”则在后面驱赶。“舞秧”这种民俗古已有之，并非我们家乡所独创。宋代词人段克己在《水调歌头·迎送神词，为刘润之赋》中写到：“巫覡传神语，出户舞佹佹”。

老话说得好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事实上，许多戏曲剧目本身就取材于现实生活，比如，黄梅戏《小辞店》的悲剧故事，就真实地发生在望江县，剧中的柳凤英，让我想起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·卡列尼娜。至于看戏的人，看着看着，就可能把自己看成戏里面的人；而演戏的人，演着演着，也可能把自己演成戏里面的人。三门楼戏班来我们生产队演出时，作为懵懂少年的我，就曾经对戏台上的一位漂亮青衣产生了爱慕之情，幻想自己就是她所朝思暮想的情郎。而男女演员之间，因为长期演着同一本戏，也有可能入戏太深，衍生出一段生死之恋。记得九年前，广州一位粤剧名角因病去世，在出殡前一天，他的女弟子兼搭档因悲伤过度，殉情自杀，并留下遗嘱请求与师父合葬，演绎了现实版的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。恨不生同时，日日与君好”的凄美爱情故事。在我家乡，类似的故事过去我也曾听人说过，只是时间久远，无法再考证。不过，我记得老家朋友、诗人张建新的一首诗《小剧院》，他在诗中写到：

七十年代末的冬天
我随母亲穿过一大片麦田去看戏
一个投水的女人被打捞起来
她脸上的油彩没有被水草划破
身下的麦苗迎来了灌浆期……
伟大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说，戏剧是时代的综合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。我想，无论是戏台上的故事，还是演戏人本身的故事，所演绎的都是一段历史，一个时代。

## 忆奶奶

元至元二年（1336）60岁时，返回故乡望江，居值雪山（又名太阳山）旁慈湖畷，并筹建了慈湖书院，亲自讲学，有百余人到书院听讲，罗珊瑚敬重他为家乡做出的贡献，为书院题词：

流水接慈湖，
道统常钦王幼学；
高山连值雪，
诗怀每忆李清莲。
王幼学元至正28年逝世，享年93岁，葬于桃岭雄鱼山，坟前立有元代墓碑，上面镌刻“元理学家王幼学先生之墓”。后人在明代修繕墓地时立有“大儒王公慈湖先生之墓”。清代时望江学者将王幼学像奉入圣庙，列为先贤配享祀位。
书院旧址虽早年被毁，但却留下了历史辉煌灿烂的一页。
草气迎裾岂漫游？
炙鸣絮酒吊前修；
当年不破书千卷，
此日谁堆土一丘
……

这是明人凭吊慈湖先生的诗句。

## 心善若水 志坚如石——忆文媛姑妈

又是寒假，按每年的惯例，我匆匆收拾好行囊准备驱车奔赴千里之外的故乡探亲访友，出门的那一刻，老公突然幽幽地说：“今年回去看不到疼爱你的姑妈了”。霎时，我泪眼婆娑。

姑妈，我的姑妈，一个端庄秀丽、乐观坚强的女子，一个贤惠善良、任劳任怨的大家闺秀，一个对我的人生影响极其深远的亲人，离开我们快一年了，可每当想起您，就恍如昨日，您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，您忙碌的身影依然在眼前飘动，挥之不去，您那带着微笑的慈祥的脸庞又出现在我面前，眼里满含着关怀和怜爱。

我对姑妈最早的记忆，要追溯到童年时代。因为特殊的原因，我两岁多的时候就离开了亲生父母，成了大伯的养女。大伯本没有孩子，对我关怀备至，宠爱有加，可是三年简单、快乐的童年生活，随着大伯的去世而戛然而止，我的生活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，而姑妈的出现则是那段灰暗的童年生活里的一抹亮色。当我遭遇到种种不公的时候，只有姑妈及时的伸出援助之手，如同天使降临，让我感受到人间的最后一丝亲情。那时候，姑妈在我心中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守护神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姑妈家生活的那几年。读高中时，为了更好地照顾我，姑妈托人把我安排到寮口高中就读，与姑妈一家人吃住在一起，那是我人生中最开心、快乐的一段时光。姑妈在学习上督促我，在生活中照顾我，有好吃的，也必有我的一套，从未有过厚此薄彼，也就是那段日子，就像一朵干枯的花朵饥渴地吮吸着亲情的雨露，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和温暖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到新坝中心小学代课，与在新坝中学工作的表姐白萍住在一起。每到周末，我们总是沿着长长的龙河堤岸步行十几里，一路歌声，一路欢笑，如同雏鸟归巢般的回到姑妈家。在那段日子里，姑妈从生活中到工作，事无巨细，处处为我操心。身为老师的她经验丰富，她教我如何备课、上课，对调皮的学生要怎么样教育、引导，如何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……。因为她，我迅速地成长起来，短短的一年，我就成了一个学生喜爱、家长认同的好老师。在个人情感方面，她也是无微不至，就连我身边的一些追求者也遭到了姑妈的喝退，她告诫我，现在年龄还小，不要急于谈恋爱。每当我与老公说起此事，他总是笑着说：“真要感谢你的姑妈，否则我们也就不会相遇了”。

## 趣广泛，又多才多艺。曾记得夕阳西下、暮霭沉沉的黄昏，曾记得月朗星稀、云淡风轻的夏夜，在门前的长廊下，我和表姐、表妹端着小板凳，一起依偎在姑妈的膝前。姑妈教我们唱黄梅戏，唱港台歌曲，歌声袅袅，其乐融融。在那个没有电视和手机的年代，这成了我们快乐的源泉。每到周末，我们几个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一起出去逛街，走在寮口小镇的街道上，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，引起路人的侧目，不熟悉的人总把我当成她的女儿，这时候她总是笑靥如花，开心地说：“是啊，丽琼最像我啦”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，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。同所有女人一样，姑妈也十分爱美，只不过她更懂得美，在那个艰苦的岁月，她出门前也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她的穿着打扮也是那么时尚，一件普通的衣服，她也能通过巧妙的搭配，展现出一个女人人的极致韵味，在别人眼里，姑妈永远都是那么端庄得体，如一朵兰花，朴实无华、清丽淡雅，悠然地绽放于尘世之间。

姑妈与姑父可谓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伉俦。一个能歌善舞，一个能书会写，两人相濡以沫、同甘共苦，共渡一生，是大家眼中的神仙伴侣。姑父是一个具有诗人情怀的文人，内敛而不张扬，沉稳而又睿智，他总是能以一种诗意的眼光去面对生活。他俩的生活普通却不平凡，即使在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中，也总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。记得那时，每当姑父泼墨挥洒时，姑妈总是在一旁铺纸磨墨，这红袖添香、如胶似漆的画面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里，也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择偶观和家庭生活。

时光荏苒，一九九五年，我举家迁往上海，那时候因交通不便，要三五年才回家一次。只要回家，我们肯定会去看望姑妈一家，每次见面，姑妈总是拉着我的手，问长问短，我又仿佛回到了那遥远的岁月，重温了那温馨的时光。每次回去，我都邀请姑父、姑妈来上海小住，她总是说以后再说吧。有一年刚下班的我接到姑妈的电话，说她与姑父跟随老年团旅游来上海了，明天就要离开，能不能见面。可是因为她住在浦东，路途较远，我们又不熟悉路线，第二天还要上班，居然没有前去探望，为此，我一直在责备自己，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。其实，我知道姑妈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，她本是一个不愿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。去年六月份，因为疼痛难忍，表姐带着她来上海求医，前后住院十几天，表姐几次想给我们打

## 电话，可是都被她阻止了，她总是说：“孩子们都很忙的，在上海工作不容易，不要去影响他们吧”。这都是后来表姐告诉我们的。姑妈，你的心中为何总是想着别人却没有自己，我是你的亲侄女啊，在你病痛的时候，我们尽点孝心，这是我们晚辈应尽的责任啊。

去年暑假，我们去探望姑妈的时候，她已经病得很重了，每天要去医院打针抽胸腔积液，病痛的折磨使她日渐消瘦，可是她依然是那么顽强、乐观，丝毫看不到病魔的身影，席间还不停的给我们夹菜，吃完饭特意把我拉到她的房间，一起翻看相册。那时候，姑妈就像一位美丽的少女，满脸都是幸福。这时候我才注意到，姑妈的床边柜上摆放着我的照片，那是我青年时代的一张照片，那神情模样与姑妈是那么的相似，姑妈啊，原来在你心中，我其实就是你的女儿啊！返回上海的前一天，我们又去看望姑妈，她当时正靠在卧室的床上吸着氧气，听到我们的声音，连忙喊我进屋，她取下氧气罩，艰难的从身后掏出一只枕头，放在床头，说：你腰不好，来，靠着吧。我靠在姑妈身边，依偎在姑妈的怀里，有说不完的话，聊不完的天，我们一起谈笑风生，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……道别时，姑妈送我们出门，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我搂着姑妈瘦小的身躯，叮嘱她好好养病，等寒假回来再来看看，不想这竟成了永别。等到寒假回去，我只能跪在姑妈的墓前泣不成声。只恨老天真如此绝情，只恨时间不能倒流。

姑妈，您知道吗？上次寒假回去，满脸忧伤的姑父流着眼泪向我们诉说着您的点点滴滴。他告诉我们，在上世纪那段艰苦的岁月里，他被打成右派，您始终不离不弃，全家人过着一条瓢子吃三天的日子，您从不抱怨，只是默默的承受着生活的重压，默默的为全家人操劳。我懂了，我们都懂了，姑妈，您生于大户人家，从小娇生惯养，本是一个如水的女子，本应有更舒适的生活，可是作为妻子和母亲，因为承诺和责任，您把自己打磨得坚如磐石。为了家人，您一生相夫教子，无惧风霜雨雪，甘于面对，无怨无悔。姑妈，您不仅是我的亲人，更是我的老师，您教会了我要勇敢地面挫折担当，要珍惜亲情，要乐观坚强地去面对生活。

姑妈，想您的日子真苦。多少次，您在我的梦中出现；多少次，看着您的照片我潸然泪下；多少次，我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不能自拔。

音容宛在，长歌当哭。姑妈，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。



<b>雷阳新貌</b> （外一篇）	万宏亮
三路一园落大雷，神工雕塑映芳菲。 <p>龙湖店铺星罗布，水域君王玉液飞。 商贾人和生意旺，园区工业鼓声威。 流光异彩行人醉，今日雷阳景增辉。</p>	
<b>望江工业园区</b>	
园区建在县城东，十里棉田已扩容。 远望长江飘白练，近观新路舞长龙。 引来金凤描春景，喜接银梭绘彩虹。 敢越雷池行大步，望江工业正兴隆。	
<b>鸚鵡天·初夏校园</b>	姚红满
染就酒绯送晚阳，凝嫣点茜满池塘。 东风送暖蕃葩艳，南苑吟诗茉莉香。 香樟绿，柳丝长，路灯照影画苔墙。 先生白发归来晚，学子挥毫备考忙。	

<b>“望江行”诗文学作品选</b> （七）	
<b>三孝故里</b>	聂祥学
滨江古邑暖如绵，盛德真源一脉连。 恭武泪波抽笋疾，王祥心素卧冰悬。 家传泣墓避雷厉，世守丰碑教子贤。 绿水悠悠千里越，雄才代代孝争先。	

<b>武昌湖秋晓</b>	胡月南
波纹晶莹亮，啾唧听鸣鸥。 夜月鱼虾跳，晓风杨柳悠。 桴摇回岸阜，人笑放歌喉。 水映星光闪，轻轻拍小舟。	
<b>高士红岭茶场品尝新茗</b> （外一篇）	查昊
雪作精神碧玉肤，清明细雨嫩芽殊。 绿云漠漠纤手捩，换盏蒸烟品味殊。	
<b>泛舟武昌湖</b>	
一叶扁舟泛水滨，两人促膝话诗情。 浮鸥戏闹湖光里，沿岸风光跟浪行。	

<b>临江仙·望江炒豆丝</b> （外一篇）	王结兵
石磨隆隆冬季，松针闪闪锅烧。年年如约赛农忙。 豆把争暖日，笑语化寒霜。 蒜末干煸入味，椒油爆炒添香。盘中丝缕胜初尝。 逢君寻美食，随我到望江。	
<b>水调歌头·武昌湖大桥通车抒怀</b>	
长路接安九，古渡起飞虹。昔人怀梦千载，今借借东风。笑对晨曦烟缕，静看湖亭日暮，晴霭锁青峰。客至访幽境，车过跨时空。 拂杨柳，登小棹，忆艸公。旧时岁月，曾载多少客匆匆。湖水舟前成界，石坝湖心如带，往事新尘封。汽笛鸣春水，灯火化游龙。	

<b>凉泉孝典</b> （外一篇）	胡学华
驮鸪懿范永留芳，望妹高风万古扬。 歌情情深雷水暖，传承孝典续华章。	
<b>渔歌子</b>	
祈雨山前百鸟飞，松风细雨万果枝垂。 云锦缲，气巍巍，佛光庙宇再增辉。	

<b>参观回民村渡江战役纪念馆</b> （外一篇）	何海冰
打过长江第一船，回民请命勇支前。 枪声阵阵千层雨，炮火熊熊万里烟。 敢越雷池兵马渡，横冲天堑战旗悬。 劈风斩浪登南岸，操舵英雄世代传。	
<b>游望江圩上花田</b>	
相约漳湖一日游，天工开物映双眸。 兵家故地生机勃，圩里花田景色幽。 鸿乐园中乘滑道，摩天轮上要跟头。 兴高翁媪忘忘返，信步由缰随客流。	

<b>秋日访望江凤栖村</b> （新韵）	胡习武
泉水叮咚鸣，鸡声随处闻。 风来香沁鼻，车过路无尘。 翠竹藏青鸟，红枫映白云。 桃源何用觅？今日凤栖村。	
<b>茗山寻梅子真炼丹处</b> （外一篇）	戴飞
天网危岩远水鸣，风催岚蔚翠烟蒙。 松花啼鸟穹枝恋，芳树含春暖碧倾。 吏隐茗山缘杖世，庄周石舍寄仙声。 词魂漫访何谁识，聊遣骚翁避逆程。	

<b>茗山翼王军寨怀古</b>	
少统雄兵石敢当，风流弱冠晋封王。 青峰废垒空闲寂，碑史传书话慨慷。 谁苦林原埋碧血，愚迟义烈策斜阳。 茗山营寨今何在，野草连天一色茫。	
<b>弼滩古镇寻古</b> （外一篇）	吴敢成
茗山朗月照连屯，广济雄风屹后坤。 南郭遭城墙子立，岭东望马迹微存。 莲花绝顶参禅道，古塔红亭锁孽瘟。 侨国赤霞添瑞景，武昌湿地孕灵鲲。	
<b>大漳湖湿地</b>	
蒿草蒹葭侵沃地，沧江泛泛涨秋池。 先贤挥汗勤开垦，政策帮扶垦泽治。 稻菽飘香棉吐絮，红菱肥实藕花熙。 璋湖碧水润华物，铜马柳烟垂玉枝。	

<b>忆王孙</b> （外一篇）	胡忠宇
新收玉黍满乡屯。袅袅炊烟鸡犬闻。白发高堂思重昏。倚柴门。望尽千帆欲断魂。	
<b>忆江南</b>	
家乡好，青史更留名。雷水横波摇渔舸，茗山负雪出银屏。人儿画中行。	

<b>长相思·美丽乡村游运秀</b>	
稻菽黄，菊蕊黄，漫野秋风扮靓妆，庭前百果香。 喜飞扬，笑飞扬，陌上机收谷满仓，农家共举觞。	